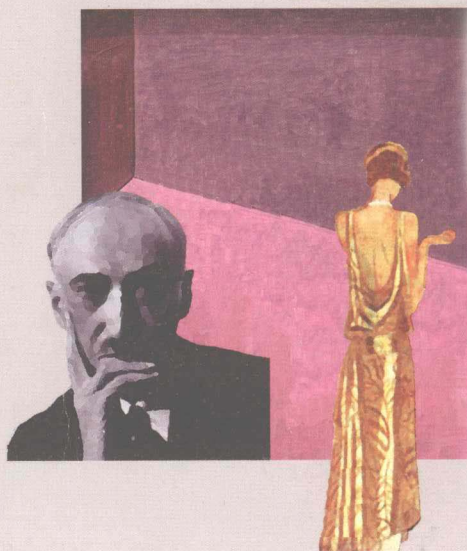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法] 安德烈·莫洛亚 著

André Maurois



Climats
情界冷暖

周光怡 译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柳鸣九 主编

André Maurois

[法] 安德烈·莫洛亚 著

Climats
情界冷暖

周光怡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界冷暖/(法)莫洛亚(Maurois, A.)著;周光怡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5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ISBN 978-7-5327-5661-2

I. ①情… II. ①莫…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4792 号

André Maurois

Climats

Copyright ©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28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情界冷暖 [法]莫洛亚 著 周光怡 译

责任编辑/冯涛 装帧设计/王小阳 安琪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38,000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5661-2/I·3329

定价: 2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7602918

.....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轮廓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总序——

.....

柳鸣九

时至今日，二十世纪已经落幕十年，对于法国这样一个世界文学版图中堪称数一数二大国的世纪文学，早已很有必要进行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梳理与译介，我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惨淡经营多年，总算做成了F·20丛书七十种。这套书出版后，深得读书界、文化界的重视与喜爱，特别得到了文学创作界的青睐，近年来，国内就有多位著名作家曾向我垂询此套书的“下落”，听说，还有不少法兰西文学之友为了搜全这套绝版书而不惜花高价去淘书……所有这些似乎表明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需求。

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卓越的文学品味与巨大的社会文化积累热情，决定在F·20丛书的基础上，推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值此“译丛”问世之际，兹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轮廓与发展，提供一个简要的勾画与说明，权作为“译丛”的总序。

首先是关于开篇问题。文学史上的“开篇”绝不可能是指最初的一些时辰或最初几个年月，它往往以数年计、十年计，其实就是

指文学的初期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开篇与前几个世纪文学的开篇颇不一样，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每个世纪文学的开篇基本上都是一元的，甚至在整个一个世纪，都是由一元化的文学居绝对优势地位，如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文学，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十八世纪的启蒙文学，而十九世纪也是由浪漫主义占有了几乎半个世纪的优势。二十世纪文学不同，从其初期开始，就显示出了多元化的格局：之一，现实主义——自然挟十九世纪后期强大的声势，到这个世纪强盛不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过，就推出了震撼世界的名著，巴比塞的《火线》；之二，人文主义传统在法国本就根深蒂固，进入二十世纪就长出了纪德这一具有强旺生命力的参天大树，而罗曼·罗兰则实际上以其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为法国文学赢得了较早的一份诺贝尔奖的荣耀；之三，现代主义的新潮继象征主义诗歌之后，也发展提升到了新的层面与新的阶段，阿波利奈尔与克洛岱尔都是显赫的弄潮人物。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最初的十年期间，构成了真正百花齐放的盛况，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多源头、多元化的发展定下基本格局。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进入二三十年代，在多元化开局的基础上，开始呈现出了全面的繁荣。其中最令人瞩目的重大文学现象就是小说中心理现实主义质的新发展与心理现代主义的登台展现，前者的重量级的代表人物是莫里亚克，后者辉煌的创业者是普鲁斯特，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划时代意义，构成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第一流的实绩成就，早已获得广泛的世界声誉。而在他们之后，继续沿着心理现代主义道路探索前行的，又有娜塔丽·萨洛

特，前呼后应，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脉络，而萨洛特又由于其长期以来心理小说实验的新潮性而到二战之后又被划入了“新小说派”的行列。

自二三十年代起，从人文主义传统中，继纪德、罗曼·罗兰之后，又陆续不断涌出一批杰出的传承者，虽然他们都基本上散发出传统人文精神的气息，但在二十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却各有不同的观察、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思考，并以出色的文学创作丰富了这种久远但生命力极为强旺的精神：有的咀嚼古老经典的历史文化并有全新的体验与创见，如尤瑟纳尔，有的以新人文学者的辨析态度审视人生，如莫洛亚，有的在二十世纪人类大大开拓了空间活动的时代，抒写那种空前的“凌绝顶”的新感受，如圣爱克苏贝里；有的在宗教意识形态的框架里，对灵魂与信仰进行了有心理深度的思索，如贝尔纳诺斯；有的在田园牧歌的旧瓶中，装进了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超前性的“新酒”，如吉奥诺，有的承继了卢梭主义并将“绿色崇拜”发展到了极致，如巴赞；有的对二十世纪人常有的那文化上的“双重从属”、“双重依恋”、“双重游离”有了复杂表述，如特洛亚，……等等。当然，这些作家各自身上的亮点，往往并不止一个，不止一方面，他们前者呼，后者应，从世纪之初到世纪之末络绎不绝，颇成声势，他们都享用着人类文化天空中这一股长存的人文浩气，有力而优美地搏动着这一股浩气，而他们所采取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方法又往往是古典而雅致的，因此，他们所开阔的一大片文学天空，在法国二十世纪也许算得上是较为清新、健康、纯净的天空。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要算是声势浩大、旗帜鲜明的一股潮流了，这个世纪的自然主义文学虽然没有左拉式的大家与《卢贡-马卡尔家族》式的巨著，但有龚古尔学院这样一个长存的组织与龚古尔文学奖这样一个持久的机制，这个组织像是把信众聚集在一起的教堂，这个机制像永远飘扬的一面旗帜，它们激励着自然主义倾向的文学不断发展并保持它在当代法国文学中的强势的存在，从上个世纪初直到今天，每年一度的龚古尔文学奖的颁布一直是文学界的盛事，因此，法国二十世纪凡具有写实倾向的小说佳作，几乎很少不出自龚古尔文学奖，甚至有不止一个倾向颇不相同的作家也曾被列入它的行列，如普鲁斯特与马尔罗，颇显其广容性，但不可否认，写实的艺术风格仍是这一类文学最基本的特征，而时至今日，从这一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佳作名著的数量已经不胜枚举，不断有文学新秀为其输入新鲜血液。“译丛”中将涉及的只是一小部分代表作而已，这反映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一直是法国文学中信众最多、参与者最多的文学潮流，因为，人们对文学更为普遍的期待毕竟是认识世界、认识生活与认识人性，而且径直摹写现实也是文学中相对便捷的一条道路。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与社会政治关系紧密的是抵抗文学与左翼文学。在三十年代后期，随着法西斯势力在欧洲兴起，法国就产生了反法西斯文学，马尔罗的名作《希望》就是一例，到了四十年代，法国被德国纳粹占领，更产生了抵抗文学。从十九世纪后期普法战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人在实战中都是一败涂地，面对敌人从来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倒是在文

学中，却从不缺乏民族抵抗，这就是反映二战题材的抵抗文学，其中有些佳作在战后问世后，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或其他文学奖，如居尔蒂斯、加斯卡尔、梅尔勒莱的作品，构成法国文学的一大实绩，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同类文学相比，要算成就较为突出了。由于从事这类作品写作的作家有些是共产党员作家或左倾作家，如阿拉贡、特丽奥莱，有的本来置身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潮流中，如居尔蒂斯，有的是并非以文学为终身事业的，如创作了抵抗文学经典名著《海的沉默》的维尔高尔，因而，抵抗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类别，在作家队伍的构成上，往往与其他类别存在着较多的重叠。

左翼文学是直接与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连，甚至具有某种程度同一性的文学，特别在二战后，这种文学依托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背景，曾经显得声势特别浩大，它拥有自己的作家队伍，拥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纲领与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一时颇具强大的号召力，除了像阿拉贡这样的耆宿外，原有的文学领域中亦不乏有才之士加入法共，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强制束缚，这股潮流中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的大量文学作品，能经受时间考验具有艺术生命力的，至今已寥寥无几，作为这股文学潮流的中流砥柱的阿拉贡得到公认的一部作品竟是他后期转向，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圣周风雨录》，而党内的路线斗争又伤害了一些有才能有个性化的作家，如罗歇·瓦扬与杜拉斯都曾受到开除出党的处分。及至五六十年代，由于前苏联一连串对东欧的干涉入侵，法共在国内的声望锐降，大批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左翼文学到七八十年代已经是销声匿迹了，最后只成为了法国文学史

上最显赫一时，但却没有多少文学实绩值得回味的一种文学。

从二三十年代到四五十年代，马尔罗、萨特、加缪的相继出现与成功，是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头等大事，构成了当代法兰西精神文化的辉煌，他们每一个人都具有非凡的个性魅力与厚重的文学业绩。马尔罗从个人冒险家到传奇的反法西斯英雄再到享誉世界的政治家，以他革命题材的小说与卷帙浩繁的艺术史论著而令举世瞩目；萨特从一个书斋思想者到介入文学的作家再到社会斗士，以其思想深刻的论著与介入文学的作品而拥有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了一代宗师；加缪从来既是一个严肃的思想者，也是一个长期从事过社会实践、具有坚苦卓绝品格的斗士，以其深刻大气具有悲怆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上升到了世界文学的顶峰。

法国当代文学中这三个巨人，虽然各有不同的特色与风采，但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把哲理带给了文学，或者说用文学艺术的经典形式表述了深邃而有亲和力的哲理。这是法国文化人的崇尚与强项，是法国文学传统中一个闪光的高峰，而这三个哲人之所以在全世界范围里具有如此大、如此深远的影响，则是因为他们都紧紧把握着人类的状况、人类的存在条件、人类面对的挑战这样一系列带普遍性与根本性的问题，在哲理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各自提出了富有启迪与召唤意义的宣示，即马尔罗的越超论，萨特的自我选择论与加缪的反抗荒诞论，对于千千万万有文化教养、爱思索的人群来说，都是一道道精神灵光。就这三个巨人的共同特点而言，似乎他们共同组成“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伟大哲人”的一章就可以了，但他们各自的内容丰富，业绩厚重，足以分别构成整整三章，

人们难以想象，如果缺了这三章，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曾引起了全世界热烈的关注、研究与探讨的另一大片新奇风光，是小说艺术中的新实验，即通称的“新小说”。它基本上是二战后五十年代发轫流行的文学现象，但经常也把早在三十年代即已进行此种新实验的娜塔丽·萨洛特也算上，在六七十年代声势正隆，其主要的作家罗伯-葛利叶、布托、娜塔丽·萨洛特与克洛德·西蒙均有不俗的创作业绩，到八十年代，其势头渐弱，但二三十年的流行时期，对于这个流派来说就足够在世界范围里造成声势、奠定地位了。由于这个流派在小说的叙述方式、叙述结构上、在对人隐秘心理活动的描写方式上，都对传统的小说艺术有了极大的突破与超越，似乎在二十世纪文学仍以书本与语言文字为传达工具的条件下，一切前卫的小说形式都已经运用到了极致的程度，很少再留下了超前运作的空间，加以，这个小说流派的主要作家，几乎都无一不有相当数量的理论文字，对小说艺术的新实验作出了深入的阐述，因此，整个这个流派也就成为欧美文艺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并且以它为基础平台之一，操演起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体系。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克洛德·西蒙，标志着国际上对这个文学流派的认同与“盖棺定论”，也标志着作为一个流派的“善始善终”、“功德圆满”，当然，它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所留下的辙痕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是在一个句号之后，仍将会有零星的后继者走这条道路，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索莱斯的《女人们》(1983)就是一例。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最后一个具有流派意义的重大文学现象，在我看来，就是新寓言派，早在八十年代末，我个人就曾明确预测，“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法国文学不会再有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流派了，本世纪的文学将以新寓言派作结”。当然，这里所说的“流派”，只不过是某种创作倾向的相似或相近，由于时代条件不同，二十世纪文学中愈来愈不再存在过去那种具有“结社”性质的流派，而新寓言派只不过是在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现的一批创作倾向有相似之处的作家而已，其中，最为出色、最为著名的有米歇尔·图尔尼埃、勒·克莱齐奥与莫狄亚诺等，而说他们有相似处，就是因为他们都力图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某种哲理寓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都是在为自己精彩而凝练的哲理找到最贴切、最恰当的现实生活形态与艺术表现方式，他们之所以在法国上个世纪的文学中光辉四射，就在于他们以语言的艺术达到了上述两个方面完美的结合，既在思想上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强烈启迪，又在艺术上提供给人以经典文学的美感，如果说新寓言派的作家与马尔罗、萨特、加缪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上述三位哲人都致力于表述各自独特的中心哲理并力图围绕这个中心建立自己的论说体系，而新寓言派作家则是致力于表现各自色彩纷呈的生活智慧与独特寓意。但不论怎样，新寓言派也再一次证明，在法国文学里一直存在一种永恒的动力，那就是对思想内涵，对隽永哲理，对精神力量的执着追求。

法兰西是一个崇尚个性自由的民族，法国文学遵奉的最高准则是追求创作个性的自由。由此，世界上大多数新的思潮流派、新的艺术风格往往都发源于斯。法国文学领域从来都是各种风格纷竞自

由的天地，尤其到了更适于个性化发展的二十世纪，更是如此。因此，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中，卓尔不群、独来独往的才人比比皆是，对于文学史而言，虽然总有分门别类、归纳概括的需要，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难以归类的作家为数实在很多，他们之所以难以归类就在于他们创作个性的独特与张扬，而这，倒又成为了他们的共同点，特别是他们都把自我个性，自我精神，自我状态张扬而毫无顾虑地升华为文学这样一个特色，从拉迪盖、塞利纳、柯莱特，到让·热内、杜拉斯、萨冈，哪一位的作品中没有一个是极为张扬的大写特写的“我”字？这倒使我们有可能在这里姑且把他们统称为“自我个性张扬的才人”。

文学史上的任何归纳都是相对的，由于作家作品都很复杂，具有多种成分与多元基因，往往也有不止一重从属性，我以上所作的一些粗略的概括归纳、分门别类，仅仅是为了给读者提供参考，便于他们进行梳理与研究。

2010年4月

译本序

学者型文学大师 笔下的爱情标本

柳鸣九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有一批真正可称得上是学者型的作家，他们决不是那种经常生硬地把一些学术名词术语塞进自己作品中某一个地方，或者让自己的人物也奢谈一些学术文化问题以标榜自己博学的文人墨客，他们莫不有广博深厚的文化修养，且都学有专长，有自己精湛擅长的学术领域，有自己传世不朽的学术性作品。在这一批才智之士中，人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居于前列的有专长艺术史的马尔罗、有对希腊罗马文化有精深造诣的尤瑟纳尔、有对女权问题有划时代专论的西蒙娜·德·波伏瓦、有在哲学研究与作家研究方面硕果累累的萨特等这样一些赫赫有名的大师，至于像写过《王尔德传》的罗贝尔·梅尔勒、在理论专著与翻译方面颇有建树的让-路易·居尔蒂斯、对俄罗斯历史学富五车的亨利·特路亚等这样一些“二排人物”，就为数更多了。

莫洛亚属于这一批杰出人物。他的文学品级似介乎于大师与二排人物之间，在纯文学创作方面，他的成就不及那些居于前列的大师，而在学术性作品方面，则又大大超过那些“二排人物”，甚至也超过了那些居于前列的第一流人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莫洛亚

堪称一位偏重于学术性的第一流的文学大师。

莫洛亚作为学者，他的杰出成就主要在历史与历史人物传记这两个方面。他的历史论著卷帙浩繁，有《英国史》（1937）、《美国史》（1943）、《法国史》（1943）、《美苏对比史》（1962）等巨制鸿篇。他的历史人物大型传记总共有14部之多，其中有10部以上是以文学家为对象，最为著名的有《爱丽儿或雪莱传》（1923）、《唐璜或拜伦传》（1930）、《屠格涅夫传》（1931）、《莱莉亚或乔治·桑传》（1952）、《奥林匹欧或雨果传》（1954）、《普罗米修斯或巴尔扎克传》（1965）等。这些传记资料丰富，记述入微，传真留影，言必有据，具备严谨的真实性与高度的学术价值，与此同时，它们又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与文学价值：文笔光彩动人，叙述富于形象又有情趣，细节生动真切，并且长于性格写真，更具深入细腻的心理刻画，一部部皆可视为特殊类别的文学精品，在法国文学中，开辟了小说式文学传记的特定领域，并提供了光辉的样板。仅此一成就即足以奠定莫洛亚在法国当代文学中崇高而不可磨灭的地位，何况，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较为著名的长篇有：《贝尔纳·盖斯奈》（1926）、《情界冷暖》（1928）、《家庭圈子》（1932）、《幸福本能》（1934）、《乐土》（1945）、《九月的玫瑰》（1956）。他短篇小说创作的实绩也颇斐然，在这个领域，他技艺娴熟，风格更见隽永，情趣更为盎然。正是这几个方面成就的结合，使莫洛亚成为了一个占有特殊地位的第一流人物。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这次推出给读者的，是莫洛亚长篇小说创作中最为出色的一部：《情界冷暖》。

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阴差阳错”的爱情故事，这里的男女爱

情，一件件都是没有对上号、没有接上头、没有吻对契合的。在第一部中，主人公菲力浦爱的是奥迪尔，他在意大利与她相遇后，就一直处于迷醉状态，很快就娶她为妻，即使奥迪尔对他日益生烦，并且成为海军上尉弗朗索瓦的情妇，他仍然容忍着、迷恋着这个不贞的妻子，如果不是他的妻子为了要与情夫结合而主动提出离婚，他仍会缩在自己屈辱的角落里不出来。另一方面，他自己被奥迪尔的女友米查痴心地爱着，虽然占有了她，却对她毫无爱意。而奥迪尔牺牲了自己有产者太太的优越的社会地位与舒适的生活条件嫁给了弗朗索瓦后，又得不到他的挚爱，最后绝望地开枪自杀。在第二部中，同样也是没有吻合上的爱情。主人公菲力浦再婚后，他美丽的妻子伊莎贝尔非常深挚、温柔地爱着他，但他却神不守舍，念念不忘弃他而去的前妻，经常将奥迪尔的影子拿来与伊莎贝尔对比，而后，他又爱上一个有夫之妇索朗日，即使索朗日待他情薄如纸，轻如弃履，又另有新欢，他却痴恋如故，直到病重弥留之际，仍呼唤索朗日的名字，而正是他的妻子伊莎贝尔以感人肺腑的深情冒充索朗日给丈夫一吻，使他在最后的时刻带着一个甜美的幻觉去世。

就爱情故事的结局而言，不外是圆满的、皆大欢喜的爱情与不圆满的、欠缺的、悲剧性的爱情两种，在严肃文学的描写中，后一种爱情似乎为数更多，而这种悲剧性的、裂变式的、裂痕式的爱情之造成，又不外有内部原因与外部原因两种。一般地说，在描写封建宗法制社会环境中爱情悲剧的文学作品，往往是社会与家族方面的外部阻力或压力造成悲剧，而在写现代社会条件下爱情悲剧的作品里，原因则往往来自男女双方之间的“内部原因”，不是个性方面的内部原因，就是心理方面的内部原因。写个性方面内部原因造成爱情悲剧的，法国文学中最早也是最经典的作品是龚斯当的《阿

道尔夫》，它把一个极端维护自我独立自由的个性如何毒化并破坏了一对情人已达到的结合的悲剧过程表现得极为细腻深刻，而写心理方面内部原因造成爱情悲剧的经典性作品，在法国 20 世纪文学中则可以纪德的《背德者》为代表，在这里，是一种不正常的性心理造成了一对夫妻的悲剧。安德烈·莫洛亚的《情界冷暖》大体上可以划在此种心理式系列的一边。

小说中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关键，基本上在于主人公菲力浦，此君的爱情心理不说很不一般，至少有那么一点特殊。在一般人的爱情心理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期望着对方的奉献；在爱情关系中，要求对方体贴、温柔、照顾、维护、委身甚至自我牺牲，凡此种种种往往皆被视为合情合理之事，而所有这些要求无一不是以期望对方对己方的奉献为前提的。菲力浦之所以有那么一点特殊，就在于他似乎有那么一点处于这种通常的心理模式。他与四个女人有关系，这四个女人对他的态度恰分为两种而截然相对，米查与伊莎贝尔对他充满了一片真诚深挚的爱，忠心耿耿，舍己为他，近乎痴情，很明显地都具有一种向他献身、为他作自我牺牲的忘我精神，而奥迪尔与索朗日对他则由半心半意而发展为欺骗、背叛与抛弃。小说的重点不在于写这四个女人对他如何或厚或薄及其由来与原委，更不在于写环境氛围的影响，而在于写菲力浦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遭遇的看法、反应与态度。对于米查的委身与忠心耿耿，他几乎毫无情义，甚至嫌弃、反感、敌视，最后实际上是与明明已给他戴上绿头巾的妻子默契配合，反将爱他的米查排除出他的生活。对于伊莎贝尔的一片柔情蜜意，他也毫不珍视，薄情寡义，屡屡辜负。另一方面，他对奥迪尔与索朗日这两个女人对他的欺骗背叛，却既不愤恨，也不嫉妒，相反，还对背弃行径从一开始就持一种谅

解性的看法、袒护式的立场、开脱性的解释，并且对这两个弃他而去的负心女子依恋不舍，怀念不止。他何以会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与感情？作者没有忘记向读者点明并不是由于这四个女性的条件不同，就其美貌体态而言，米查与伊莎贝尔丝毫不逊于奥迪尔与索朗日，而就性格之温婉动人而言，则是后二者远远不如的。于是，作者就只给读者留下一个解释菲力浦爱情上冷暖温差的余地，那就是菲力浦本人的性爱心理。

菲力浦本人的性爱心理的第一个层次，是不合常规地对向自己奉献来的爱并不特别热衷、特别动情，甚至不太感兴趣，而似乎是倾向于自己奉献出去的爱，在小说的开头，菲力浦在自叙中就表白从小“为别人牺牲时自己有一种快感”，深深地为故事中士兵们为绝代佳人披肝沥胆以博得她嫣然一笑的奉献之爱所激动，并在他性格中打下了烙印。当然，施爱于人，向对方作奉献，为对方而克己、而自我牺牲，也是一种正常的爱情，是一种更值得赞赏的爱情方式，问题在于，在这种施爱与奉献中，为什么取此而舍彼，厚此而薄彼？这就涉及到菲力浦性爱心理的第二个层次了。

就小说中两对女性的存在状态与条件而言，并不存在社会地位、财产状况、职业能力、容貌体态的优劣高下之别，甚至米查—伊莎贝尔这一对还略优于奥迪尔—索朗日那一对，如果这两对有什么重要的差别的话，那就是米查—伊莎贝尔对菲力浦是奉献，而奥迪尔—索朗日对菲力浦是亏待，但菲力浦偏偏全身心地倾向后一对，而离舍前一对，据此，我们只能说，在菲力浦性爱心理的第二个层次里，是习惯于对方的亏待而不喜爱对方的奉献，正是在这一点上，菲力浦的爱情心理有那么一点特殊。

在西方人动不动就要问询心理分析大夫的今天，我们也不妨对